

## 第 八十五 回

### 乐羊子怒 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

话说赵无恤被豫让三击其衣，连打三个寒噤，豫让死后，无恤视衣砍处，皆有血迹，自此患病，逾年不痊。无恤生有五子，因其兄伯鲁为己而废，欲以伯鲁之子周为嗣，而周先死，乃立周之子浣为世子。无恤临终，谓世子赵浣曰：“三卿灭智氏，地土宽饶，百姓悦服。宜乘此时，约韩、魏三分晋国，各立庙社，传之子孙。若迟疑数载，晋或出英主，揽权勤政，收拾民心，则赵氏之祀不保矣。”言讫而瞑。赵浣治丧已毕，即以遗言告于韩虎。时周考王之四年，晋哀公薨，子柳立，是为幽公。韩虎与魏、赵合谋，只以絳州、曲沃二邑为幽公俸食，余地皆三分入于三家，号曰三晋。幽公微弱，反往三家朝见，君臣之分倒置矣。

再说齐相国田盘，闻三晋尽分公家之地，亦使其兄弟宗人，尽为齐都邑大夫，遣使致贺于三晋，与之通好。自是列国交际，田、赵、韩、魏四家，自出名往来，齐、晋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。时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王城，以续周公之官职。揭少子班，别封于巩。因巩在王城之东，号曰东周公，而称河南曰西周公，此东西二周之始。考王薨，子午立，是为威烈王。威烈王之世，赵浣卒，子赵籍代立，而韩虔嗣韩，魏斯嗣魏，田和嗣田，四家相结益深，约定彼此互相推援，共成大事。

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有雷电击周之九鼎，鼎俱摇动。三晋之君，闻此私议曰：“九鼎乃三代传国之重器，今忽震动，周运其将终矣。吾等立国已久，未正名号，乘此王室衰微之际，各遣使请命于周王，求为诸侯，彼畏吾之强，不敢不许。如此，则名正言顺，有富贵之实，而无篡夺之名，岂不美哉？”于是各遣心腹之使，魏遣田文、赵遣公仲连、韩遣侠累，各赍金帛及土产之物，贡献于威烈王，乞其册命。威烈王问于使者曰：“晋地皆入于三家乎？”魏使田文对曰：“晋失其政，外离内叛，三家自以兵力征讨叛臣，而有其地，非攘之于公家也。”威烈王又曰：

“三晋既欲为诸侯，何不自立，乃复告于朕乎？”赵使公仲连对曰：“以三晋累世之强，自立诚有余，所以必欲禀命者，不敢忘天子之尊耳。王若册封三晋之君，俾世笃忠贞，为周藩屏，于王室何不利焉？”威烈王大悦，即命内史作策命，赐籍为赵侯，虔为韩侯，斯为魏侯，各赐黼冕圭璧全副。田文等回报，于是赵、韩、魏三家，各以王命宣布国中。赵都中牟，韩都平阳，魏都安邑，立宗庙社稷，复遣使遍告列国，列国亦多致贺。惟秦国自弃晋附楚之后，不通中国，中国亦以夷狄待之，故独不遣贺。未几，三家废晋靖公为庶人，迁于纯留，而复分其余地。晋自唐叔传至靖公，凡二十九世，其祀遂绝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六卿归四四归三，南面称侯自不惭。

利器莫教轻授柄，许多昏主导奸贪。

又有诗讥周王不当从三晋之命，导人叛逆。诗云：

王室单微似赘瘤，怎禁三晋不称侯？

若无册命终成窃，只怪三侯不怪周。

却说三晋之中，惟魏文侯斯最贤，能虚心下士。时孔子高弟卜商，字子夏，教授于西河，文侯从之受经。魏成荐田子方之贤，文侯与之交友。成又言：“西河人段干木，有德行，隐居不仕。”文侯即命驾车往见。干木闻车驾至门，乃逾后垣而避之。文侯叹曰：“高士也！”遂留西河一月，日日造门请见，将近其庐，即凭轼起立，不敢倨坐。干木知其诚，不得已而见之。文侯以安车载归，与田子方同为上宾。四方贤士闻风来归。又有李克、翟璜、田文、任座一班谋士，济济在朝，当时人才之盛，无出魏右。秦人屡次欲加兵于魏，畏其多贤，为之寝兵。文侯尝与虞人期定午时，猎于郊外，其日早朝，值天雨寒甚，赐群臣酒，君臣各饮，方在浹洽之际，文侯问左右曰：“时及午乎？”答曰：“时午矣。”文侯遽命撤酒，促舆人速速驾车适野，左右曰：“雨，不可猎矣，何必虚此一出乎？”文侯曰：“吾与虞人有约，彼必相候于郊，虽不猎，敢不亲往以践约哉？”国人见文侯冒雨而出，咸以为怪，及闻赴虞人之约，皆相顾语曰：“我君之不失信于人如此。”于是凡有政教，朝令夕行，无敢违者。

却说晋之东有国名中山，姬姓，子爵，乃白狄之别种，亦号鲜虞。自晋昭公之世，叛服不常，屡次征讨，赵简子率师围之，始请和，奉朝贡。及三晋分国，无所专属。中山子姬窟，好为长夜之饮，以日为夜，以夜为日，疏远大臣，狎昵群小，黎民失业，灾异屡见。文侯谋欲伐之。魏成进曰：“中山西近赵，而南远于魏，若攻而得之，未易守也。”文侯曰：“若赵得中山，则北方之势愈重矣。”翟璜奏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姓乐名羊，本国谷邱人也。此人文武全才，可充大将之任。”文侯

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翟璜对曰：“乐羊尝行路，得遗金，取之以归，其妻唾之曰：‘志士不饮盗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来之食，此金不知来历，奈何取之，以污素行乎？’乐羊感妻之言，乃抛金于野，别其妻而出，游学于鲁、卫。过一年来归，其妻方织机，问夫：‘所学成否？’乐羊曰：‘尚未也。’妻取刀断其机丝。乐羊惊问其故。妻曰：‘学成而后可行，犹帛成而后可服。今子学尚未成，中道而归，何异于此机之断乎？’乐羊感悟，复往就学，七年不返。今此人见在本国，高自期许，不屑小仕，何不用之？”文侯即命翟璜以轺车召乐羊，左右阻之曰：“臣闻乐羊长子乐舒，见仕中山，岂可任哉？”翟璜曰：“乐羊，功名之士也。子在中山，曾为其君招乐羊，羊以中山君无道不往，主公若寄以斧钺之任，何患不能成功乎？”文侯从之。

乐羊随翟璜入朝见文侯，文侯曰：“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，奈卿子在彼国何？”乐羊曰：“丈夫建功立业，各为其主，岂以私情废公事哉？臣若不能破灭中山，甘当军令！”文侯大喜曰：“子能自信，寡人无不信子。”遂拜为元帅，使西门豹为先锋，率兵五万，往伐中山。姬窟遣大将鼓须，屯兵楸山，以拒魏师。

乐羊屯兵于文山，相持月余，未分胜负。乐羊谓西门豹曰：“吾在主公面前，任军令状而来，今出兵月余，未有寸功，岂不自愧！吾视楸山多楸树，诚得一胆勇之士，潜师而往，纵火焚林，彼兵必乱，乱而乘之，无不胜矣。”西门豹愿往。其时八月中秋，中山子姬窟遣使赍羊酒到楸山，以劳鼓须，鼓须对月畅饮，乐而忘怀。约至三更，西门豹率兵壮衔枚突至，每人各持长炬一根，俱枯枝扎成，内灌有引火药物，四下将楸木焚烧。鼓须见军中火起，延及营寨，带醉率军士救火，只见嘒嘒碌碌，遍山皆著，没救一头处，军中大乱。鼓须知前营有魏兵，急往山后奔走，正遇乐羊亲自引兵从山后袭来，中山兵大败，鼓须死战得脱，奔至白羊关，魏兵紧追在后，鼓须弃关而走。乐羊长驱直入，所向皆破。鼓须引败兵见姬窟，言乐羊勇智难敌。须臾，乐羊引兵围了中山，姬窟大怒。大夫公孙焦进曰：“乐羊者，乐舒之父，舒仕于本国。君令舒于城上说退父兵，此为上策。”姬窟依计，谓乐舒曰：“尔父为魏将攻城，如说得退兵，当封汝大邑。”乐舒曰：“臣父前不肯仕中山，而仕于魏，今各为其主，岂臣说之可行哉？”姬窟强之。乐舒不得已，只得登城大呼，请其父相见。乐羊披挂登于辕车，一见乐舒，不等开口，遽责曰：“君子不居危国，不事乱朝。汝贪于富贵，不识去就。吾奉君命吊民伐罪，可劝汝君速降，尚可相见。”乐舒曰：“降不降在君，非男所得专也。但求父暂缓其攻，容我君臣从容计议。”乐羊曰：“吾且休兵一月，以全父子之情，汝君臣可早早定议，勿误大事。”乐羊果然出令，只教软困，不去攻城。姬窟恃著乐羊爱子之心，决不急攻，且图延缓，全无主意。过了一月，乐羊使人讨取降信，姬窟又叫

乐舒求宽，乐羊又宽一月。如此三次，西门豹进曰：“元帅不欲下中山乎？何以久而不攻也？”乐羊曰：“中山君不恤百姓，吾故伐之。若攻之太急，伤民益甚。吾之三从其情，不独为父子之情，亦所以收民心也。”

却说魏文侯左右见乐羊新进，骤得大用，俱有不平之意。及闻其三次辍攻，遂谮于文侯曰：“乐羊乘屡胜之威，势如破竹，特因乐舒一语，三月不攻，父子情深，亦可知矣。主公若不召回，恐劳师费财，无益于事。”文侯不应，问于翟璜。璜曰：“此必有计，主公勿疑。”自此群臣纷纷上书，有言中山将分国之半与乐羊者，有言乐羊谋与中山共攻魏国者，文侯俱封置篋内，但时时遣使劳苦，预为治府第于都中，以待其归。乐羊心甚感激，见中山不降，遂率将士尽力攻击。中山城坚厚，且积粮甚多，鼓须与公孙焦昼夜巡警，拆城中木石，为捍御之备，攻至数月，尚不能破。恼得乐羊性起，与西门豹亲立于矢石之下，督令四门急攻。鼓须方指挥军士，脑门中箭而死。城中房屋墙垣，渐已拆尽。公孙焦言于姬窟曰：“事已急矣！今日止有一计，可退魏兵。”窟问：“何计？”公孙焦曰：“乐舒三次求宽，羊俱听之，足见其爱子之情矣。今攻击至急，可将乐舒绑缚，置于高竿，若不退师，当杀其子，使乐舒哀呼乞命，乐羊之攻，必然又缓。”姬窟从其言。乐舒在高竿上，大呼：“父亲救命！”乐羊见之，大骂曰：“不肖子！汝仕于人国，上不能出奇运策，使其主有战胜之功。下不能见危委命，使君决行成之计，尚敢如含乳小儿，以哀号乞怜乎？”言毕，架弓搭矢，欲射乐舒，舒叫苦下城，见姬窟曰：“吾父志在为国，不念父子之情，主公自谋战守，臣请死于君前，以明不能退兵之罪。”公孙焦曰：“其父攻城，其子不能无罪，合当赐死。”姬窟曰：“非乐舒之过也。”公孙焦曰：“乐舒死，臣便有退兵之计。”姬窟遂以剑授舒，舒自刭而亡。公孙焦曰：“人情莫亲于父子，今将乐舒烹羹以遗乐羊，羊见羹必然不忍，乘其哀泣之际，无心攻战，主公引一军杀出，大战一场，幸而得胜，再作计较。”姬窟不得已而从之。命将乐舒之肉烹羹，并其首送于乐羊曰：“寡君以小将军不能退师，已杀而烹之，谨献其羹。小将军尚有妻孥，元帅若再攻城，即当尽行诛戮。”乐羊认得是其子首，大骂曰：“不肖子！事无道昏君，固宜取死。”即取羹对使者食之，尽一器。谓使者曰：“蒙汝君馈羹，破城日面谢，吾军中亦有鼎镬，以待汝君也。”使者还报。姬窟见乐羊全无痛子之心，攻城愈急，恐城破见辱，遂入后宫自缢，公孙焦开门出降，乐羊数其谗谄败国之罪，斩之。抚慰居民已毕，留兵五千，使西门豹居守，尽收中山府藏宝玉，班师回魏。

魏文侯闻乐羊成功，亲自出城迎劳曰：“将军为国丧子，实孤之过也。”乐羊顿首曰：“臣义不敢顾私情，以负主公斧钺之寄。”乐羊朝见毕，呈上中山地图，

及宝货之数。群臣称贺。文侯设宴于内台之上，亲捧觞以赐乐羊，羊受觞饮之，足高气扬，大有矜功之色。宴毕，文侯命左右挈二筐，封识甚固，送乐羊归第。左右将二筐交割，乐羊想道：“筐内必是珍珠金玉之类。主公恐群臣相妒，故封识赠我。”命家人抬进中堂，启筐视之，俱是群臣奏本，本内尽说乐羊反叛之事。乐羊大惊曰：“原来朝中如此造谤！若非吾君相信之深，不为所惑，怎得成功？”次日，入朝谢恩，文侯议加上赏。乐羊再拜辞曰：“中山之灭，全赖主公力持于内。臣在外稍效犬马，何力之有？”文侯曰：“非寡人不能任卿，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。然将军劳矣，盍就封安食乎？”即以灵寿封羊，称为灵寿君，罢其兵权。翟璜进曰：“君既知乐羊之能，奈何不使将兵备边，而纵其安闲乎？”文侯笑而不答。璜出朝以问李克，克曰：“乐羊不爱其子，况他人哉！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。”翟璜乃悟。

文侯思中山地远，必得亲信之人为守，乃保无虞。乃使其世子击为中山君。击受命而出，遇田子方乘敝车而来。击慌忙下车，拱立道旁致敬。田子方驱车直过，傲然不顾。击心怀不平，乃使人牵其车索，上前曰：“击有问于子，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”子方笑曰：“自古以来，只有贫贱骄人，那有富贵骄人之理？国君而骄人，则不保社稷；大夫而骄人，则不保宗庙。楚灵王以骄亡其国，智伯瑤以骄亡其家，富贵之不足恃明矣。若夫贫贱之士，食不过藜藿，衣不过布褐，无求于人，无欲于世，惟好士之主，自乐而就之，言听计合，勉为之留。不然，则浩然长往，谁能禁焉？武王能诛万乘之纣，而不能屈首阳之二士，盖贫贱之足贵如此。”太子击大惭，谢罪而去。文侯闻子方不屈于世子，益加敬礼。

时邺都缺守，翟璜曰：“邺介于上党、邯郸之间，与韩、赵为邻，必得强明之士以守之，非西门豹不可。”文侯即用西门豹为邺都守。豹至邺城，见闾里萧条，人民稀少，召父老至前，问其所苦。父老皆曰：“苦为河伯娶妇。”豹曰：“怪事，怪事！河伯如何娶妇？汝为我详言之。”父老曰：“漳水自沾岭而来，由沙城而东，经于邺，为漳河。河伯即清漳之神也。其神好美妇，岁纳一夫人。若择妇嫁之，常保年丰岁稔，雨水调均。不然神怒，致水波泛滥，漂溺人家。”豹曰：“此事谁人倡始？”父老曰：“此邑之巫覡所言也。俗畏水患，不敢不从。每年里豪及廷掾与巫覡共计，赋民钱数百万，用二三十万，为河伯娶妇之费，其余则共分用之。”豹问曰：“百姓任其瓜分，宁无一言乎？”父老曰：“巫覡主祝祷之事，三老、廷掾有科敛奔走之劳，分用公费，固所甘心。更有至苦，当春初布种，巫覡遍访人家女子，有几分颜色者，即云：‘此女当为河伯夫人。’不愿者，多将财帛买免，别觅他女。有贫民不能买免，只得将女与之。巫覡治斋宫于河上，绛帷床席铺设一新，



将此女沐浴更衣，居于斋宫之内。卜一吉日，编苇为舟，使女登之，浮于河，流数十里，乃灭。人家苦此烦费，又有爱女者，恐为河伯所娶，携女远窜，所以城中益空。”豹曰：“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？”父老曰：“赖岁岁娶妇，不曾触河神之怒，但漂溺虽免，奈本邑土高路远，河水难达，每逢岁旱，又有干枯之患。”豹曰：“神既有灵，当嫁女时，吾亦欲往送，当为汝祷之。”

及期，父老果然来禀。西门豹具衣冠亲往河上。凡邑中官属、三老、豪户、里长、父老，莫不毕集，百姓远近皆会，聚观者数千人。三老、里长等引大巫来见，其貌甚倨。豹观之，乃一老女子也。小巫女弟子二十余人，衣裳楚楚，悉持巾栉、炉香之类，随侍其后。豹曰：“劳苦大巫，烦呼河伯妇来，我欲视之。”老巫顾弟子使唤至。豹视女子，鲜衣素袜，颜色中等。豹谓巫姬及三老众人曰：“河伯贵神，女必有殊色，方才相称，此女不佳，烦大巫为我入报河伯，但传太守之语：‘更当别求好女，于后日送之’。”即使吏卒数人，共抱老巫投之于河，左右莫不惊骇失色。豹静立俟之，良久曰：“姬年老不干事，去河中许久，尚不回话，弟子为我催之。”复使吏卒抱弟子一人，投于河中。少顷又曰：“弟子去何久也？”复使弟子一人催之。又嫌其迟，更投一人。凡投弟子三人，入水即没。豹曰：“是皆女子之流，传语不明，烦三老入河，明白言之。”三老方欲辞，豹喝：“快去，即取回覆。”吏卒左牵右拽，不由分说，又推河中，逐波而去。旁观者皆为吐舌。豹簪笔鞠躬，向河恭敬以待。约莫又一个时辰，豹曰：“三老年高，亦复不济，须得廷掾、豪长者往告。”那廷掾、里豪吓得面如土色，流汗浹背，一齐皆叩头求哀，流血满面，坚不肯起。西门豹曰：“且俟须臾。”众人战战兢兢，又过一刻，西门豹曰：“河水滔滔，去而不返，河伯安在？枉杀民间女子，汝曹罪当偿命！”众人复叩头谢曰：“从来都被巫姬所欺，非某等之罪也。”豹曰：“巫姬已死，今后再有言河伯娶妇者，即令其人为媒，往报河伯。”于是廷掾、里豪、三老干没财赋，悉追出散还民间。又使父老即于百姓中，询其年长无妻者，以女弟子嫁之，巫风遂绝。百姓逃避者，复还乡里。有诗为证：

河伯何曾见娶妻？愚民无识被巫欺。

一从贤令除疑网，女子安眠不受亏。

豹又相度地形，视漳水可通处，发民凿渠各十二处，引漳水入渠，既杀河势，又腹内田亩，得渠水浸灌，无旱干之患，禾稼倍收，百姓乐业。今临漳县有西门渠，即豹所凿也。

文侯谓翟璜曰：“寡人听子之言，使乐羊伐中山，使西门豹治邺，皆胜其任，寡人赖之。今西河在魏西鄙，为秦人犯魏之道，卿思何人可以为守？”翟璜沉思

半晌，答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姓吴名起，此人大有将才，今自鲁奔魏，主公速召而用之，若迟则又他适矣。”文侯曰：“起非杀妻以求为鲁将者乎？闻此人贪财好色，性复残忍，岂可托以重任哉？”翟璜曰：“臣所举者，取其能为君成一日之功，若素行不足计也。”文侯曰：“试为寡人召之。”不知吴起如何在魏立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